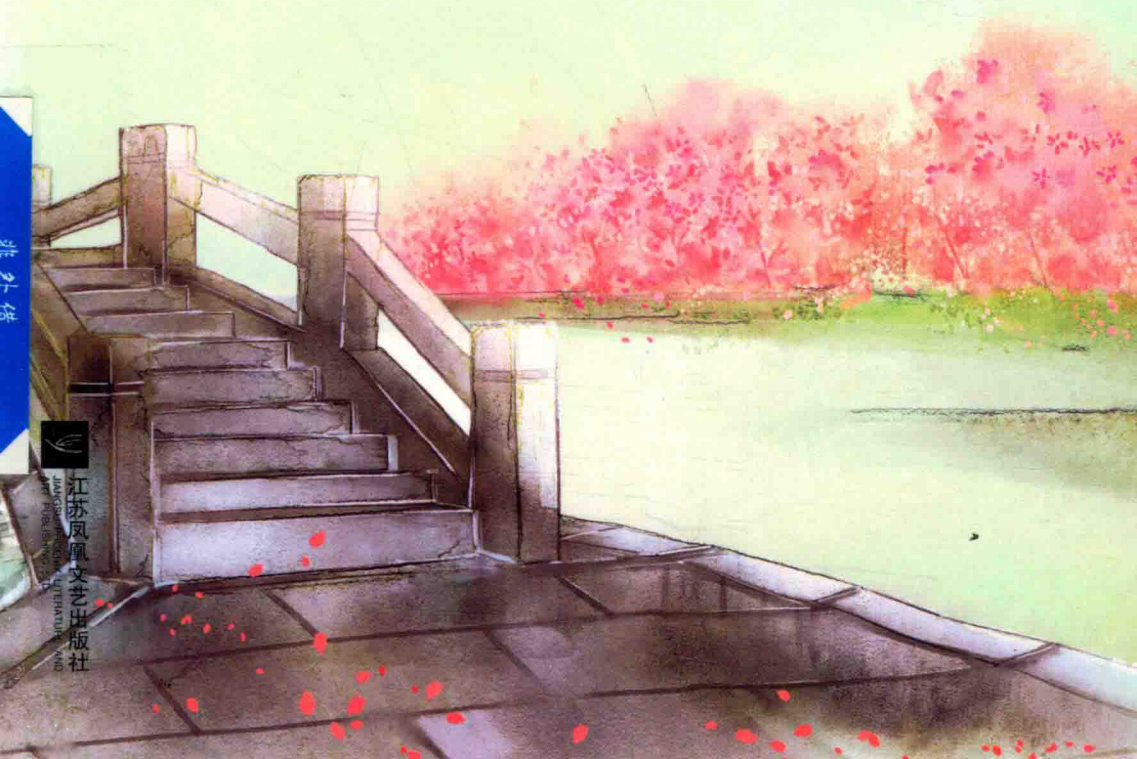


沉香灰烬 著

从此与君执手，
三生石畔，死生契阔。

良陈 美锦

终章·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良陈
美锦

沉香灰烬

沉香灰烬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十一章
玄越

001

第十二章
迁怒

021

第十三章
争执

043

第十四章
麟儿

067

第十五章
暗斗

099

第十六章
劫持

121

第十七章
内幕

147

第十八章
软禁

169

第十九章
对立

189

第二十章
结盟

221

番外一
今生

259

番外二
前世

271

玄越

孙妈妈带着两个婆子悄悄靠近太湖石，蹲下身把手伸进石洞里。里头传来孩子的尖叫声。孙妈妈一把抱住那小家伙把他拖出来，孩子不住地挣扎，踢踹她，还咬在孙妈妈的胳膊上。孙妈妈吃痛，却又不敢放开他，另外两名婆子忙按住这孩子的手脚，孙妈妈才挣脱出来。幸好秋天穿的是薄棉衣，不然准让小东西咬出血来。

孙妈妈吁了口气，让两个婆子抱着孩子过来回禀顾锦朝。

“夫人，还真是个孩子，牙口厉害着呢。”

顾锦朝打量了这孩子一眼，小脸只有中间一团是干净的，周围都是脏兮兮的泥垢。这是孩子洗脸太马虎的缘故，总是在脸盘上抹一遍就算了。眉眼稚嫩端正，正惊恐地看着她，无奈嘴巴被婆子捂住，呜呜地说不出话。不过就这样顾锦朝也能认出来了，这孩子不就是陈玄越吗。

他穿着一件磨得发黑的马褂，扣子都扣错了，头发也乱七八糟。扔到外面乞丐堆里，说他是乞丐，恐怕也没有人怀疑。就算不受重视，好歹也是陈家少爷，怎么弄成这副德行。

俞晚雪还没见过陈玄越，小声说：“是不是哪个管事或是小厮的儿子？”

陈曦道：“是九哥！”她拉了拉顾锦朝的衣袖，“母亲，十一哥以前跟我说，九哥生病了记不住人。多可怜啊，您把他放了吧。”

听到她说话，陈玄越又剧烈挣扎。吓得陈曦后退了一步，紧紧拉住安嬷嬷的手。以前看到过二哥和三哥去打猎，抓到一只梅花鹿，护院们把鹿的四肢捆起来吊在树上。那时候她也求二哥和三哥把鹿放了。二哥和三哥满口答应了，就让嬷嬷带她回去玩。她走到远处，突然听到鹿咕地叫了一声。后来二哥送了她一个漂亮的鹿皮手炉套，她从来没用过。九哥不像梅花鹿，他像一只被抓住的豹子，又可怜又吓人。

顾锦朝苦笑，放了他不就跑了吗。到时候怎么样她们就管不着了。本来她也没打算管的。

按照这个孩子本身的成长轨迹，他最后会成为大名鼎鼎的左都督加封甘肃总兵。而且这本来就是二房的事，她去插手未免不好。

但是这孩子现在的样子实在可怜，要不是受了什么罪，他跑出来做什么？看他那样子，恐怕在二房也没有人照管，就这样他自己也活了下来，实在不容易。难怪他最后那么恨秦氏。既然她今天遇到了，也不忍心不管，就算是结个善缘吧！

锦朝柔声哄他：“玄越，你要是不咬人，我就让婆子放开你，好不好？”

陈玄越直直地看着她，眼睛眨都不眨。

顾锦朝就继续说：“你是不是饿了，你好好跟着我，我们去吃点心好不好？你想吃糖炒栗子吗？”

可能是听到糖炒栗子，陈玄越的神情终于放松了一些。

婆子就把手拿开了，顾锦朝才发现他嘴唇发紫，应该是在外面冻了很久。

她让孙妈妈把斗篷拿过来，给这孩子披在身上。她也没让婆子放开他，只是略微松开了些。陈玄越好像已经没有力气了，也不再挣扎，依旧直直地看着顾锦朝。顾锦朝就让婆子抱着他，一行人一起往檀山院去了。

俞晚雪很惊讶，既然是陈家的少爷，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不过顾锦朝没有说话，她也就没有问。

谁知等接近檀山院的时候，陈玄越却又惊恐起来，不断地挣扎，婆子都抱不住他。陈玄越又故技重施，一口咬在婆子的胳膊上。婆子手臂一松，他就摔在地上，脑袋砸得咚一声响。

顾锦朝听到都觉得疼。这孩子本来就不聪明，再这么来两下不更傻了！

估计是真的觉得疼了，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顾锦朝伸手去探，果然脑后起了个包，又好气又好笑：“你还跑不跑了？”

她身后还跟着伺候陈玄越的婆子郑氏，郑氏满脸焦急，眼眶通红。

小丫头挑帘，秦氏进来先给陈老夫人行礼。然后才哽咽道：“母亲，郑妈妈才来跟我说，九少爷不见了！”

锦朝心里忍不住冷笑。一句话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秦氏实在厉害，难怪主中馈的时候没人敢造次。

郑妈妈一抬头，就看到了藏在顾锦朝身后的陈玄越，忙露出喜极而泣的样子，伸手来拉他：“九少爷在这儿啊！让奴婢好找，快过来，跟奴婢回去。”

陈玄越却好像看到了世上最恐怖的厉鬼，吓得不住尖叫，拼命往顾锦朝身后躲。

顾锦朝听到他嘶哑的声音：“不……打……”好像很久没说话的人开口说话一样，嘶哑又模糊。

顾锦朝把郑妈妈的手推开：“怎么把九少爷弄丢的，郑妈妈还是先说清楚吧！”她又抓住陈玄越的小手，“九少爷，你跟婢娘说，是不是有人打你了？”

陈玄越茫然地看着顾锦朝，张了张嘴，只会说：“打……”

葛氏最心软，立刻鼻头一酸：“这孩子，连话都说不清楚，也不知道告状，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

顾锦朝摸了摸他刚洗过的头，柔声道：“九少爷别怕，大家都在这里，没有人打你的。”这孩子的头发异常柔软。

陈玄越好像听不明白她的话，依旧发抖。

顾锦朝只能把一旁的迎枕拿过来，让他紧紧抱住。

秦氏哭着说：“这孩子……我前几天看到还好好的，怎么……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

陈老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老二媳妇，你还不说清楚？孩子住在你那里，每日都去给你请安。哪天不见了你会不知道？刚送过来的时候见人就咬，又饿又脏。你是怎么照顾他的？”

秦氏擦了擦眼泪，道：“娘，您不知道。玄越前几日入了魔怔，总是说有人要打他、要害他的。到我那里请安，也要嬷嬷架着才过来，一不注意就跑。我这是没办法，才让郑妈妈天天看着他，不用来给我请安了。谁知道昨天中午他趁着丫头不注意就跑了。郑妈妈私下找了一天没找到，才来告诉我的。”

好说辞，反正怎么编还不是随她。陈玄越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也反驳不了。

陈老夫人笑了笑：“老二媳妇，你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多少天没换过了？他只是昨天才跑的？你调教出来的下人，少爷丢了会自己私下找，不禀报你一

陈玄越才坐到了罗汉床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脸轮廓很深，睫毛纤长浓密，脖颈又长，如果不是痴傻的话，应该是气度非常出众的。他很快就缩到了角落里，抱住了一个迎枕。

婆子想把他手里的迎枕抽走，陈老夫人示意不用了。他觉得这样安全，那就让他抱着吧。

锦朝把一盘山药糕端到他面前，笑着说：“玄越喜欢吃山药糕吗？可甜了。”

王氏和葛氏都长得面善，又笑眯眯的。

陈玄越看了一圈，才捡起山药糕吃得狼吞虎咽的。一盘糕点很快就剩了些渣子。

王氏倒吸了口冷气：“这孩子，也不知道饿了多久。”

锦朝看他吃得呛住了，端了茶水给他，玄越也没有客气，一杯茶水咕噜咕噜喝完了，把满嘴的山药糕冲下去。这时候，陈老夫人吩咐人做的羊肉臊子面才端上来。

玄越又开始吸溜着吃面条。王氏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

她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家里伙计忙不过来，每年都要请长工，吃面的时候端着面碗蹲在街边，就是发出这种的声音。她每次听到都很不舒服。陈玄越估计连教养都没有过，不然再饿成什么样，也不会这么粗俗。

大碗的羊肉面，孩子吃了大半。陈老夫人就让婆子把碗给他收走，陈玄越应该是很久没吃东西了，一次吃太多会伤胃的。玄越也没有争抢，打着饱嗝又退回去，锦朝拉住他的手。

“九少爷，羊肉面好吃吗，要不要再喝水？”她希望陈玄越和她说话，看看这孩子正常不正常。

陈玄越却只是点点头，又摇摇头。

王氏轻轻道：“我听人家说，一般孩子突然不说话了，就是受了厉害的惊吓。”

陈老夫人脸阴沉如水：“老二媳妇也做得太过分了。就算他痴呆，那也是条人命，是老二的血脉，竟然照顾成这个样子。”顾锦朝一听就知道陈老夫人生气了，她不生气的时候，都是叫媳妇的小名。

几个人都默默地没有说话，陈玄越看了看王氏，又看了看葛氏。可能觉得和顾锦朝最熟，躲到她身后不出来了。

陈老夫人本来也不喜欢陈玄越，但看着也觉得可怜。孩子现在连话都不说了，谁知道遇到什么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秦氏过来了。

她身后还跟着伺候陈玄越的婆子郑氏，郑氏满脸焦急，眼眶通红。

小丫头挑帘，秦氏进来先给陈老夫人行礼。然后才哽咽道：“母亲，郑妈妈才来跟我说，九少爷不见了！”

锦朝心里忍不住冷笑。一句话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秦氏实在厉害，难怪主中馈的时候没人敢造次。

郑妈妈一抬头，就看到了藏在顾锦朝身后的陈玄越，忙露出喜极而泣的样子，伸手来拉他：“九少爷在这儿啊！让奴婢好找，快过来，跟奴婢回去。”

陈玄越却好像看到了世上最恐怖的厉鬼，吓得不住尖叫，拼命往顾锦朝身后躲。

顾锦朝听到他嘶哑的声音：“不……打……”好像很久没说话的人开口说话一样，嘶哑又模糊。

顾锦朝把郑妈妈的手推开：“怎么把九少爷弄丢的，郑妈妈还是先说清楚吧！”她又抓住陈玄越的小手，“九少爷，你跟婢娘说，是不是有人打你了？”

陈玄越茫然地看着顾锦朝，张了张嘴，只会说：“打……”

葛氏最心软，立刻鼻头一酸：“这孩子，连话都说不清楚，也不知道告状，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

顾锦朝摸了摸他刚洗过的头，柔声道：“九少爷别怕，大家都在这里，没有人打你的。”这孩子的头发异常柔软。

陈玄越好像听不明白她的话，依旧发抖。

顾锦朝只能把一旁的迎枕拿过来，让他紧紧抱住。

秦氏哭着说：“这孩子……我前几天看到还好好的，怎么……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

陈老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老二媳妇，你还不说清楚？孩子住在你那里，每日都去给你请安。哪天不见了你会不知道？刚送过来的时候见人就咬，又饿又脏。你是怎么照顾他的？”

秦氏擦了擦眼泪，道：“娘，您不知道。玄越前几日入了魔怔，总是说有人要打他、要害他的。到我那里请安，也要嬷嬷架着才过来，一不注意就跑。我这是没办法，才让郑妈妈天天看着他，不用来给我请安了。谁知道昨天中午他趁着丫头不注意就跑了。郑妈妈私下找了一天没找到，才来告诉我的。”

好说辞，反正怎么编还不是随她。陈玄越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也反驳不了。

陈老夫人笑了笑：“老二媳妇，你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多少天没换过了？他只是昨天才跑的？你调教出来的下人，少爷丢了会自己私下找，不禀报你一

声吗？你当我老糊涂了，什么都不管了是吧！”

秦氏脸一白。以前陈老夫人对陈玄越的事都是睁眼闭眼放过，现在怎么开始较真了？“是儿媳……儿媳调教下人无方。”秦氏低声说，看了郑妈妈一眼。

郑妈妈扑通一声就跪下来，声泪俱下：“都是奴婢的错，奴婢没看好少爷，让少爷受苦了！”

陈老夫人闭上眼，叹了口气：“去把伺候九少爷的两个丫头找过来。显兰，你带着郑妈妈去耳房先坐着吧。”

秦氏面色更加难看，陈老夫人这是打定主意要一查到底了。她屈身告退。

陈玄越转头看着她走远，眼睛眨也不眨。王氏也注意到了，捧过他的小脸：“玄越，没有人了，你告诉婢娘，有人打过你吗？是谁打过你？”

玄越却不再说话，把头转向一边，他看到了陈昭常玩的七巧板，似乎被那花花绿绿的颜色吸引了。他小心地看了锦朝一眼，看到她没有阻止自己的意思，才飞快地爬过去把七巧板抢过来。

陈老夫人叹了口气：“我看他倒不是受了惊吓，恐怕是很久没和人说话了，连怎么说话都忘了。”

没有他不喜欢的人在了，陈玄越就放松了很多，半跪在罗汉床上玩七巧板。

很快两个丫头就过来了，陈玄越抬头看了两个丫头一眼，漠不关心地垂下眼睛。这两个丫头都是十四五岁的样子了，长得也颇有姿色。秦氏挑这两个丫头，应该有让陈玄越长长大后收房的想法。两个丫头名唤玉璋、玉环，神色不安地打量着四周，看到陈玄越，更是脸色发白。

这两个丫头意志不如郑妈妈坚定，陈老夫人几番恫吓，就什么都说了。

“不关奴婢们的事，九少爷身边是郑妈妈贴身伺候的。郑妈妈前些日子迷上了推牌九，经常和浆洗房的几个婆子凑起来打。顾不上照顾九少爷的时候，就……就把九少爷锁在屋子里，有时候忘了回来，九少爷要饿一整天才吃得上饭。遇到九少爷发脾气的时候，郑妈妈也要锁他。”

“九少爷渐渐地越来越怕郑妈妈，被锁着也不敢吭声。郑妈妈做这些不合规矩，奴婢们也不敢说。是前天门没锁好，九少爷自己跑了出去。郑妈妈怕极了，又不敢告诉夫人，就拉着奴婢们去找，到处都找不到。”

“二夫人是什么时候知道九少爷不见了的？”陈老夫人突然问。

玉璋连忙回答：“今儿早上，郑妈妈看瞒不住了，才去跟二夫人说的。”

这么说来，秦氏还真是不知道这件事。

“九少爷说有人打他，你们知道谁打过他吗？”葛氏又问。

玉璋摇头：“郑妈妈输得多的时候，会拿九少爷房里的东西去换银子，郑妈妈就不要咱们贴身伺候九少爷。所以奴婢也不清楚有谁打过九少爷。”

陈老夫人看向刚才给玄越洗澡的婆子，她点点头：“九少爷身上有瘀青和擦伤，不过他在外面游荡两天了，也分不清究竟是人伤的，还是从高处跌落所致。”

既然问不出话来了，陈老夫人罚了这两个丫头的月例，降了她们去浆洗房。

至于陈玄越是不是被人打过，还要找郑妈妈过来问话。

郑妈妈来的时候知道什么都完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夫人，您说的我都认了，是我贪赌，手气又差，拿九少爷房里的东西去换了银钱。但是打人的事，奴婢却做不出来啊！您想想，这打人岂不是容易被人发现了，那奴婢还有活路吗？奴婢也不会这么蠢啊。”

陈玄越却仔细注意着郑妈妈的一举一动，只要郑妈妈动作稍微大点，他立刻如受惊的猴子般躲到顾锦朝身后，手死死地抓着顾锦朝，指甲也不知道多久没剪过了，掐得她生疼。

顾锦朝把他的手从自己手腕上拿下来，握在手里。陈玄越说有人打他，郑妈妈的可能性不大。正如郑妈妈所说，她胆子再大也不可能动手打少爷。

陈老夫人又叫了秦氏进来，把郑妈妈的事告诉她，并说：“这是你房里的婆子，你看看怎么惩罚合适。你现在主中馈，更加要以身作则，就算玄越这个样子不是你有意的，但是人丢了两天，你管都没有管。实在是太疏忽了！”

秦氏道：“儿媳惭愧，这恶婆子是留不得的。”立刻吩咐跟着她来的婆子把郑妈妈拉下去，打一顿后扔出陈家。郑妈妈哭喊着被拉出去了。

秦氏才叹了口气：“是我对不起玄越这个孩子。”她想摸摸陈玄越的头，领他回去，再另外安排婆子伺候，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她已经丢脸丢够了。

陈玄越却尖叫着避开了，又开始不断地喃喃：“打……打……”

陈玄越说打他的是秦氏？这怎么可能呢？

王氏小声说：“九少爷不会真的魔怔了吧。”

秦氏身后的婆子想把陈玄越拉出来，陈玄越却看向顾锦朝，眼眶里溢满泪水。

这种目光顾锦朝看到过，上次在荷池遇到他，他被郑妈妈牵走的时候，就用这种哀求的目光看着她。

她要是再不为所动，他就再次落入秦氏之手。经过这件事，秦氏以后指不定怎么对付他。

顾锦朝心里想了一会儿。让她来养陈玄越，这是不可能的。陈玄越看上去显小，但已经十岁大了，而且又是隔房的。她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站起来道：

“娘，既然玄越都已经十岁了。不如让他搬到外院去住吧。七少爷也是十岁搬到外院去住的，我看九少爷也差不多可以了。到时候还可以跟着八少爷他们读书。九少爷也够大了，总不能一点计划也没有。”

到了外院，就脱离了秦氏的掌控，总比现在过得好。

秦氏忙笑笑：“我本来也想让他去外院的，只是他太痴傻，怕别人管不过来。还是放在二房我看着吧，免得出了什么岔子。”

陈老夫人看了她一眼：“在你那里出的岔子还不够多吗？”

秦氏听后脸一僵，不敢再说话。

“他这个呆傻的样子，总会被别人欺负的。”陈老夫人叹了口气，“老三媳妇，我看他倒是还肯亲近你几分，你平时就多照料他吧。也不用日夜看着，就日常找过来看看，问问话，看有没有人欺负了他。放到外院去也好，以后他总要成家立业的。”

顾锦朝站起身应“诺”。看陈玄越还在摆弄七巧板，好像知道有人管他了，也没这么害怕了。

她心里还想着陈玄越的事。她记得陈玄越是到陕西之后被治好的，具体是怎么好的没有人清楚，但总是可以治好的。要不然明天就找两个大夫过来看看？二房的三个庶子，活下来一个，还是个傻子，实在是太诡异了。

陈老夫人又嘱咐了郑嬷嬷几句，让她去随侍处选两个乖巧的小厮，要紧的就是脾气好，性格温顺。她又亲自挑了司房一位姓于的妈妈送去外院：“玄青住的院子旁边有个五间的房子，我记得外头还种了好些芭蕉树的，叫蕉叶堂。就把这个院子拾掇拾掇给玄越住下吧。”

郑嬷嬷领命下去了。

陈老夫人叫过秦氏：“一会儿你和锦朝去把玄越的东西收拾一下，搬去蕉叶堂。别的事就不用管了。”

秦氏深吸了口气，才说：“儿媳知道。”

顾锦朝想把玄越牵起来，看看他自己有什么要带走的东西。陈玄越却可能误解了锦朝的意思，翻身爬到了炕桌下面，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顾锦朝。也得亏他身子小，能把自己蜷缩进去，干脆把他留在这里，反正他去了也不知道自己要拿些什么。

顾锦朝就没有管她，带着几个婆子跟着秦氏去二房。

路上秦氏轻声道：“三弟妹好计策，你是怎么让那小东西亲近你的？”

顾锦朝回道：“二嫂想多了，我真是在路上遇到他的，看着觉得可怜才带过

来的。就算不是亲生的，也总算是叫您一声母亲，您也舍得放任不管，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和我有什么关系，”秦氏淡淡地道，“况且这是二房的事，三弟妹管得太多了。”

她心里很恼火，陈老夫人为什么借题发挥？不就是想打压她给她亲生儿子的媳妇铺路吗？有这么简单的事吗？她主中馈多少年了，各房、各处的管事和婆子都和她相熟，都是她的眼线。就算是有陈老夫人支持，顾锦朝想当主母也不容易，想做主母还得过她这一关。

陈家很大也很繁华，不过繁华之下必生蛀虫。陈二爷的官位不比陈三爷低，二房和三房就不用说了，势均力敌。秦氏相信，四房和六房也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主意。陈家出了两房厉害的人，陈老夫人死了，以后应该是要分家的。

陈二爷和陈三爷为官清廉，陈家的银钱都是从祖产和生意里面来的。这些东西她和陈四爷代经营着，都是公家的财物，以后分家产的时候难免会有偏倚。这个时候谁当家，就很关键了。

秦氏想得很远，她相信其他几房也是，大家表面上和和睦睦的，私底下谁没有点小算盘。她这个想法也和陈二爷说过，男人的看法和女人总是不一样的。陈二爷训斥了她一通，觉得兄弟团结才是陈家的根本，他和陈三爷彼此情谊很深，不会到那一天的。秦氏心里不以为然，这些男人哪里知道后宅的弯弯道道。

今天这件事让她心里很不舒服。陈玄越是个傻子，又是小妾生的，她平时看到都很不耐烦。再怎么样都不关顾锦朝的事，她要当好人？秦氏觉得未必，针对自己才是真的吧！

顾锦朝笑笑：“二嫂真是误会了，我只是想结个善缘，这也是帮您啊。”

秦氏再这么折腾陈玄越下去，等他功成名就的那一天，秦氏恐怕会遭到更惨的报复。前世陈玄越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不然二房的三个少爷，也不会一个都成不了事了。

秦氏一笑：“那我还得感谢三弟妹帮我了？倒还真是啊，这傻子谁摊上都是麻烦，三弟妹想管，我岂不是落得轻松了。”

顾锦朝但笑不语。

二房住的地方离檀山院更近，几个院子有回廊连接。陈玄越住在回廊后头，紧靠着后坡的梅林。

顾锦朝去里面看了看，他还真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三间的小屋子，正堂就挂了一幅孔子像，西次间当成内室用，推门进去就能闻到一股潮湿的霉

味儿。炕上放着几个公鸡和猴子的木偶，可能是陈玄越的玩具，炕上铺着几层发黄的棉絮。抬头看去，里面挂着细葛蓝布幔帐，多宝阁上就摆了两个青花瓷，落满了灰尘。还有个红漆的衣架，挂了几件褂子和棉衣，还比不上她身边大丫头的屋子。

顾锦朝看得心中发酸，让人把陈玄越那些木偶收起来。她去了东次间，一张圆桌，四个绣墩，摆了宣纸和砚台，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字，翻来覆去就是他的名字。这孩子连个书房也没有，不知道是谁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看看去没什么好收拾的。顾锦朝干脆吩咐了孙妈妈，重新给陈玄越新制他要用的衣服被褥，要是他的月例不够，就从自己的账上出。都收拾妥当了，眼看着就下午了。陈玄越蕉叶堂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好，就在陈老夫人那里进了晚膳。

锦朝领着他回了木樨堂。陈玄越抱着从陈老夫人那里拿来的七巧板，一个人蹲在地上玩。

陈曦看了她九哥一会儿，回去抱了她的玩具过来。九连环、鸡毛毽子、山东石敢当、老虎枕头，堆在地上让陈玄越玩，然后很好奇地和他说话：“九哥，你喜欢吃糖吗？我让母亲拿糖给你吃。”

陈玄越茫然了一下，把她的玩具推开，自己躲开了玩。

顾锦朝让陈曦过来，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他喜欢一个人玩，就让他一个人待着吧。”说着便让采芙搬了一个小杌子给他坐着玩。

陈三爷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黑漆柞木地板上，地板上堆了一大堆玩具。小孩一声不吭，听到动静也没有回头。

顾锦朝走到他身边，替他拿下六梁冠：“三爷，妾身让人传膳吧。”

陈三爷“嗯”了一声问道：“这孩子是谁，你捡回来的？”还是她哪个仆妇的孩子。

顾锦朝才把陈玄越的事给陈三爷说了：“妾身觉得九少爷也怪可怜的，二嫂不管不顾的。以后把他放在外院养着。您看能不能请大夫来给他看看，这孩子现在不怎么会说话了。”

陈三爷坐下来喝了口茶，才说：“原来也治过，二哥那时候还在家里，宫里的太医都请过来看了，都说是治不好的。他这样的我也见过，荒郊野岭困久了，一时间就不会说话了。只要一直有人跟他说话，慢慢地就好了。”陈玄越的事陈家的人都清楚，只是大家都没管而已，没想到秦氏做得这么过分。

治不好？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

菜很快就端了进来，锦朝给陈三爷布菜。他今天回来得比往常迟一些，休息了两个月，恐怕要处理的事也多。难得他还赶回来。锦朝看到他微湿的发鬓，有些心疼。

陈三爷却让她坐到他身边来，问她今天做了些什么、吃了什么，孩子有没有扰她。

顾锦朝都回答了，又说：“妾身觉得肚子动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踢我。”

陈三爷摇头：“才三个多月，还不是时候，要到五六月的时候才有胎动。”

顾锦朝便好奇了，问他：“您怎么知道的？”

陈三爷笑着转移话题：“都这么晚了，让嬷嬷带孩子下去睡觉吧，明天再把玄越送到外院去。”他当然是找嬷嬷问过的，锦朝是头胎没有经验，她又一向不注意这些，他当然要帮她注意着。

婆子带陈玄越下去，陈玄越回头看了顾锦朝一眼。

锦朝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后脑，刚才磕的地方已经不肿了。陈玄越却像被弄疼了一样，轻轻啜了一声。顾锦朝安慰他：“宋妈妈带你下去休息了，没事的。”把他的七巧板捡起来，装在他的怀里。

陈玄越也没有反抗，乖乖被婆子牵下去休息了。

顾锦朝过来跟陈三爷说：“我看这孩子老被欺负，您不如让他跟着鹤延楼的护卫学点功夫。”教陈玄越读书的用处不大，还不如让他多学点武功。

几年之后，陈家就会有场浩劫，三爷首当其冲。陈玄越要是能成为武将，对陈三爷来说也是个助力。

陈三爷想了想也觉得尚可，他和陈二爷都是从小练剑，觉得孩子能学点功夫，就算不能对敌，总还能防身健体。叫了陈义进来，让他明天带着陈玄越去鹤延楼看看。

俞晚雪回来雅阁的时候，陈玄青已经回来了。

他在书房里练字，两个贴身丫头在旁边伺候，帮着铺纸、磨墨。

俞晚雪进去之后，丫头们就退了出来。她挽了袖子，准备继续磨墨。陈玄青问道：“你在祖母那里吃了回来的？”

俞晚雪点头，跟他说：“妾身今日见识了一件稀奇事，说给您听听？”

陈玄青已经写完一篇了，顿了下笔淡淡道：“什么事？”

俞晚雪就把顾锦朝救下陈玄越的事说了一遍：“母亲心性善良，还真的把九少爷保下来了。我看到二伯母的眼睛就觉得害怕，可怜九少爷年纪不大，却被折腾成这样。”

陈玄青却突然放下笔道：“别磨墨了，摆膳吃饭吧。”然后径直走出了书房。

他平时不是要写两篇的？俞晚雪心里一凉，还没听过他这么生硬的语气。难道她刚才说错什么了吗？

她忐忑不安地跟出去，看到陈玄青正在丫头的服侍下洗手。她咬了咬唇，才笑着去帮他擦手，并没有感觉到他的拒绝，心里才松了口气。

他刚才为什么生气了？俞晚雪心里有很多个念头，却不敢开口问他。

第二日锦朝就送了陈玄越去外院。

蕉叶堂虽然小，却布置得很清静，几丛芭蕉植于假山之畔，清泉流水，绿荫如盖，五间房子也拾掇得干干净净。宋妈妈领着两个小厮过来给顾锦朝请安，锦朝看她不爱说话，穿着藏蓝色棉褂，戴银手镯，模样很是干净利落。

看到站在顾锦朝身后的陈玄越，她笑着给陈玄越请安。

陈玄越大部分时候都不理人，径直吃着关东糖。

孙妈妈已经把该置办的东西置办好了，锦朝看了一圈，孙妈妈做事她还是很放心的。除了内室、次间、正堂布置得很好，东梢间还辟了一间书房出来。多宝阁上堆着一刀雪白的澄心堂纸。

孙妈妈抬了杌子过来，锦朝就和宋妈妈说话：“以后你就贴身伺候九少爷，九少爷不聪慧，但是心思不坏，你要多耐心些，多和他说话。他有时候脾气大，要是有什么说不听的，就过来告诉我。还有，隔天就带他过来给我请安，他虽然怕生人，但是只要你对他好，这孩子还是知道的。你记住了吗？”

宋妈妈恭敬应“诺”，锦朝就让陈玄越去宋妈妈那边。陈玄越牵着她的手不为所动。

锦朝自己脱开他的手，把他留在原地，带着孙妈妈等人离开。

毕竟这是外院，她一个内宅妇人还是不要久留得好。

锦朝走出蕉叶堂，身后却传来宋妈妈的声音。她回头看，这孩子还跟着自己，依旧吃着他的关东糖。好像就认定应该跟着她，并不觉得她要把他抛下了。

看到她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茫然地看着顾锦朝。

这孩子从小受苦，遇到个稍微对他好些的，就要一直跟着。像养熟只小狗一样。

宋妈妈追出来：“九少爷，我们回去看看您的书房吧。”试着伸出手想牵他回去。

这孩子总不会想一直跟着她吧……顾锦朝转过身，飞快地往回走。

陈玄越也跟着她飞快地走，他总不如大人走得快，渐渐小跑起来。一不小

心就绊倒了。宋妈妈忙去扶他起来，陈玄越啊啊地叫了两声，嗓子的声音依旧十分粗哑：“等……等……”

宋妈妈拉着他，顾锦朝又走得很快，他已经追不上了。

陈玄越又凶起来，挣扎着咬宋妈妈的手腕。宋妈妈咬牙忍着痛也不敢放开他。

这样可怜又可爱的孩子，秦氏怎么忍心对他这么狠。顾锦朝暗叹了一口气。她心中想着事情，竟然没注意到前面一个月白的身影，两人一不小心撞了满怀。顾锦朝后退一步，才发现此人是陈玄青。

他也很惊愕，不过很快就回过神来，低声道：“母亲要紧吗？”

顾锦朝才想起蕉叶堂旁边就是他原来住的院子……她的额头撞到他的下巴，倒也不是很疼，便笑笑：“你今日没有去翰林院吗？”

陈玄青穿着一件月白皂边的直裰，身体也比原来长得更结实了。原来还是清瘦，现在肩宽也能撑起衣服了，自然要更成熟一些。陈玄青道：“入年关了，翰林院总是清闲的。”整理年史用不着他们这种编修，“我就想搬些书过去，您到外院来做什么？”

从外院搬些书过去……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是没有完全搬进束雅阁的。

顾锦朝问他：“说来话长，我是送你九弟过来的。你以后还会到外院来住？”

陈玄青淡淡道：“或许吧。”又问起她九弟的事，“他不是一向跟着二伯母吗，怎么搬到外院来了？”

顾锦朝就简略地把陈玄越的事讲了一遍，又突然有了个想法。她还在想找个人教陈玄越识字，反正现在陈玄青又清闲，刚好院子就在蕉叶堂旁边，不如请他有空教陈玄越识字，就不知道他同不同意。顾锦朝问了他的意思：“九少爷不聪明，你教他认几个简单的字就够了。每日也用不了什么工夫……当然，要是耽误了你的事就不必了。”

陈玄青微微一笑：“怎么会呢，不知道九弟现在在何处？”

顾锦朝想起那小家伙，忍不住叹气。她带着陈玄青往回走，宋妈妈已经制住了陈玄越，将他关进了书房里。里面陈玄越正把隔扇敲得嘭嘭作响，还有瓷器碎裂的声音传来。

果然脾气大！宋妈妈又不敢放他出来，只能守在隔扇外苦苦劝他。

顾锦朝让宋妈妈把隔扇打开，陈玄越才从里面跑出来。一溜烟跑出老远，才看到顾锦朝站在隔扇外面。忙冲到她身后藏起来，怒视着宋妈妈，嘴巴里还在啊啊地喊着，好像要告诉顾锦朝这是个坏人。

顾锦朝苦笑，她忘了交代宋妈妈，陈玄越是绝对不喜欢被人关起来的。

陈玄青早知道自己有个傻子九弟，但他作为嫡长孙，又是陈家玄字辈里最出挑的人，怎么可能和陈玄越说过话，只平时见过他一两次，都还记不清样貌。

只知道几个弟弟提起这个傻子都是一脸好笑，自己却从来没有在意过。

这孩子灵活得跟猴子一样，紧紧躲在顾锦朝身后。顾锦朝竟然也护着他，轻声安慰他：“玄越，宋妈妈不是想关着你。你是不是在里面砸坏东西了？”

他看着陈玄越抓住顾锦朝的手，心中有些淡淡的不舒服。

顾锦朝又拎着陈玄越的领子，看到书房里刚布置好的瓷器碎了一地。宋妈妈也惊讶，忙道：“三夫人，奴婢不知道……”不知道陈玄越竟然会摔东西，早知道就把他关在耳房里了！

这里头的瓷器都是官窑，有一个蓝釉、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还是从顾锦朝的私库里拿的。

顾锦朝指着瓷器碎片说他：“你这一摔，可摔了三十多两银子啊！知道错没有？”

陈玄越看着满地碎瓷片，他也不知道三十多两什么意思。看到顾锦朝佯怒，抬头向她小小地笑了一下。

顾锦朝哭笑不得，让宋妈妈拿了笤帚来扫碎瓷片。她则带着他去西次间坐。

小厮端了茶上来。

陈玄青看到那孩子也不理会人，飞快地缩到炕上去了。顾锦朝说的过程很简略，毕竟涉及二房，实际上更详细的他已经听俞晚雪说过了。他道：“九弟这个样子的，恐怕也学不出来……”他再学识渊博，也不可能让一个傻子中举。

顾锦朝笑着点头：“我知道，让他认几个字就好了。开年以后，他就要跟着玄新几个上课……玄新的先生已经讲到《大学》了，恐怕根本顾不上他。”

本来她也想过自己来教，不过她现在有孕不方便。要是陈玄青不愿意，就再给陈玄越请个先生算了。

“你要是还有事的话……”顾锦朝看他不说话，也不想强人所难。

陈玄青却打断她：“好，我以后每日过来教他半个时辰。”

顾锦朝笑了笑，正想说麻烦他了，却看到陈玄青正看着自己，那种很认真的目光，好像饱含很多东西，十分幽深。他很快就别开视线。

她心里一跳，觉得陈玄青这个样子有点不对，但是说不上为什么。

内室之内一时间凝滞，顾锦朝站起身：“眼看要晌午了，我还要去给你祖母回话，先走了。”

又嘱咐了陈玄越一会儿，告诉他明天要去给她请安，让他好好听宋妈妈的话。